

墨

子

閒

話

墨子附錄一卷

墨子篇目考 墨子佚文 墨子舊敘

墨子篇目考 畢沅述今
重校補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 名翟爲宋大夫
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宋大夫
墨翟撰

庾仲容子鈔 見高似孫子略
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六卷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 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
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

十一篇隋唐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揚雄
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潛溪曰二卷親士至經說

十三篇明堂策濫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

合闕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

上共八篇蓋楊据篇名摠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

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第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眾人自易而難彼親士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

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

禮哀爲本焉修身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

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詒讓案張海鵬本舜染許由桀

染辛辛干舊作子說苑作干莘原有紂染崇侯也所染

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

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

異室以利其室亦非

舊說能詒讓案張本不說

兼愛

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

原作衣三領

足以朽肉

節葬篇三寸

之棺

原作棺三寸

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

原作掘穴深不發

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鼻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已爲政有三公政之

政之政原作正下同

三公

不得恣已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已爲政有

天

舊有政之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

原作脛下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

免於身者利

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言雖受傷而身得免即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

原義

女處不出則

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娶

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

原作

當仕汝弟子學暮

年就墨子責仕

二字補責求也

墨子曰汝聞魯人

原作

乎有

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

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

此下與原文小異

葬訖就四弟求酒

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

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

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

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

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

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

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

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

書錄引新序

齊王問墨子

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

云說人則爲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詰讓案今本公輸篇後兵法諸

篇之前闕第五十一篇以

上數條疑皆此篇佚文

案史記墨翟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

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同馬皆言在七

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於孟子者歟

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關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

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

非子顯學篇孔墨竝尊史傳以墨附孟范書言墨

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

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荀卿書雖不醇其禮論篇

親棺槨三付衣衾三頌為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

死而附生所見實出孔耐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宋墨翟撰

崇文總目

墨翟撰今補無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畧

墨子十五卷

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又二卷樂臺

志不載
音用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

九七

篇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

論讓案此卽中興館閣書目王氏所

引非全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

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尙衛本作上同爲說云

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

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誠行與楊

朱同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子而讀墨一章乃謂孔

墨相爲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

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訟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

樂羣注

四庫全書總目

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

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曰名翟宋大夫隋書經籍志

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

之言非所自著又諸書多稱墨子名翟因樹屋書影

劉曰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

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子當姓老耶其說不著

所出未足爲據也論讓案周亮工說本元伊世珍瑯嬛記宋館閣書目

稱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數與漢志合卷數

與館閣書目合惟七十一篇之中僅佚節用下第二

十二節葬上第二十三節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

二十九明鬼中第三十非樂中第三十三非樂下第

三十四非儒上第三十八凡八篇尙存六十三篇論

案此未數失目十篇也今本實存五十三篇與館閣書目不合陳振孫書

錄解題又稱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今不可見或後

人以兩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篇歟抑傳寫者譌

以六十三爲六十一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

子所關無人官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
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
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
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
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齋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
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
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奧或不
可句讀與全書爲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
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採摭其術附記其末觀其
稱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
是能傳其術之徵矣

錢曾讀書敏求記

詒讓案畢本在焦竑國
史經籍考前今移此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日本或卽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肯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於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詒讓案墨子書七十一篇卽漢劉向校定本著於別錄而劉歆七畧班固藝文志因之舊本當亦有

劉向進書奏錄宋以後已不傳史記孟子荀卿傳
索隱按別錄云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卽子夏
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
也此卽劉錄之佚文攷文子今書未見它書載子
夏弟子亦無文子唯史記儒林傳云如田子方段
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則疑
文子當爲禽子又耕柱篇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
曰君子有鬪乎子政或兼據彼文也

又案漢志兵技巧家注云省墨子重則七略墨子
書墨家與兵書蓋兩收班志始省兵而專入墨此
亦足考劉班著錄之異同謹附記之

劉略入兵技
巧家者蓋卽

備城門以下
二十篇也

墨子佚文

畢沅述今重校補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

見荀子當是非樂篇文

論漢案見樂論篇然似約舉非大意畢以爲佚文未端

孔子

子字皆耐所更

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

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

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

也聞君子獨立不慙于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

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

之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

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

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

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見孔叢語墨篇疑非儒上第三十八篇文

治讓案二條並見

晏子春秋外篇或

墨子亦有是文

堂高三尺索隱云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詒

非子十過篇亦有此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

文即索隱所據也此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

詒讓案後漢書文選魏都賦注食詒讓案後漢

作頸又文選東京賦注引作刑食詒讓案後漢

啜土刑詒讓案後漢書構梁之食詒讓案後漢

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

盡其哀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漢書注

篇中下詒讓案此司馬談約引墨子語似未必節

覽八下引帝王世紀云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階

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論衡

是應篇云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以

上諸書及後漢書注文選注疑並據史記展轉援引

非唐本墨子書實有此文也

年踰十五則聰明心詒讓案畢本作思今據史慮無

不徇通矣

見裴駟史記集解索隱十五作五十無不作不云作十五非是

本作十五非是案謂年老踰五十不聰明何得云十五蓋小司馬所見墨子猶是足本故據以校正史注

俗本之謬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

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讓

案舊本脫盧文昭據御覽八百二十校補今從之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

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

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

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

之二王者以論讓案舊衍化字今從盧校刪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

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

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
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
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
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
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
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
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
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
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
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
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
禽滑釐曰善

見說苑節用下篇文 詒讓案節用
諸篇無與弟子問答之語畢說未編

吾見百國春秋

見隋李德林重荅魏收書

詒讓案

下畢本有史字今據史通刪收德林書云史者編年也故晉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無有

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審校文義李書史字當屬下爲句畢氏失其句讀遂并史字錄之謬也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

則封禪焉培塿之側

太平御覽作沈

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

蒲水生黿鼉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

故翟以地爲仁

見藝文類聚又見非堂書鈔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文微異

申徒狄曰周之靈球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

見藝文類聚

詒讓案此卽後申徒狄謂周公章之文當并爲一條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

見文選注

貴義篇云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疑卽獻書惠王之誤又余知古渚宮舊事二亦云墨子至郢獻

書惠王受而讀之日良書也與李所引正同彼文甚詳疑皆本墨子但不著所出書今不據補錄詳貴

義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見文選注

備衝篇

見詩正義

備衝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

尺令有力者斬之

見太平御覽疑備衝篇文詒讓案通典兵守拒法云敵若推輻車

我作麗鐵銀并屈桑木爲之用索相連輻頭適到速

以環串輻頭於其傍使處分台壯士牽之翻倒弓弩而射自然激走案杜蓋即本墨子遺法而以後世名制易之

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也周之靈珪出於土

石隨之明月出於蚌蜃少豪大豪出於汚澤天下諸

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見太平御覽又一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日賤人強氣

則罰至申徒狄日周之靈珪出於土口楚之明月出於蚌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

異此諸侯之良寶也疑今耕柱篇雖亦有和璧隨珠三棘

文當在佚篇中今書耕柱篇雖亦有和璧隨珠三棘

六略引風俗通云申徒狄對周公語畢說非也通志氏

族略引莊子外物篇云湯與務光賢人也林寶元和姓纂

說同莊子外物篇云湯與務光賢人也林寶元和姓纂

路河此即應說所本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則云申徒

狄般末人也史記鄒陽傳集解服虔云申徒狄般之

末世人也索隱引韋昭又云六國時人莊子大宗師

釋文亦云申徒狄般時人案依韋說則此周公或為

東西周君御覽八百二引有和氏之璧語又韓詩外

傳一及新序士節篇並云申徒狄曰吳殺子胥陳殺

泄治而滅其國則狄非夏殷末人可知疑韋說近是

桀女樂三萬人晨謀聞於衛服文綉衣裳見太平御覽

案此管子輕重甲篇文以後御覽所引諸條似多誤

以它子書語為墨子不甚足據也今亦未及詳校

秦穆王遺戎王以女樂二八戎王沈於女樂不顧國

亡政國之禍見太平御覽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見太平御覽

再造粉見太平御覽

子禽問曰

詒讓案疑當作禽子

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蠃

詒讓案當作罷

日夜而鳴舌乾弊然而不聽

一引作口訖今而人不聽之

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

見太平御覽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

走千里手制兕虎

見太平御覽此晏子春秋諫上篇文

詒讓案

神機陰開剖剗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

業

詒讓案此淮南子齊俗訓文剗彼作剗此誤

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

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

詒讓案此淮南子說山訓文

神明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

詒讓案此淮南子齊

俗訓文神明作規矩

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功

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

翠瑋瑁碧玉珠文采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

渝奚仲不能放魯般弗能造此之大巧詒讓案此淮南子秦族訓

文夫至巧不用劍大匠大不斷詒讓案此淮南子說林訓文下

衍大字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

能斲金巧治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

可鑠也埏埴以爲器剗木而爲舟爍鐵而爲刃鑄金

而爲鍾因其可也見太平御覽而文不似墨子或恐誤引他書詒讓案末條淮南子

秦族訓文

右二十一條今本所脫由沅採摭書傳附十五卷

末其意林所稱已見篇目考中不更入也

金城湯池水經河水二

釜丘水經濟水注云陶丘

墨子以爲釜丘也

使造

下疑說物字

三年而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

廣弘明集朱世

卿法性自然論宋人為玉楮葉草有此文或本墨子語也

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象爲之耕

劉廢稽瑞

禹葬會稽鳥爲之耘

稽瑞二篇佚文然說舜葬處與節葬

以上二條疑節葬上中

下篇不合未詳

五星光明苞豔如旗

稽瑞

右六條畢本無今校增

墨子舊敘

魯勝墨辯注敘

晉書隱逸傳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
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
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

孫星衍校改刑

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

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名必

當作

有疑說

形察形字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

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

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

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

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汗隆名之至也

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

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亾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

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

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雜集爲刑名二篇

刑當

作形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

此也

畢沅墨子注敘 經訓堂本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七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尙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 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

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

等篇

詒讓案此有丁子彙

此余

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

以孟子之言轉少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弨

陽湖孫明經星初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

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

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

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

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

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

也

詒讓案此論不塙詳非儒篇

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

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

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

詒讓案墨子蓋

生於哀悼開較之七十子尙略
後孔子安得斥之此論甚謬
至孟子始云能言距

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於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韓愈云蒼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嘉音湛湫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大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

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

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

詒讓案此非攻中篇

文舊本作且不著何當爲粗不屠何明人不攷中山解妄改爲中山諸國畢氏亦沿其謬詳本篇

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寔六

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

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

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

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

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

詒讓案文選長笛賦注

若史記

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

漢書作子母不知子母是何人文穎日子母子罕也

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

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丹爲是不知如何也又

文選亦作子丹注云文子曰子罕也丹音任善曰未

詳詒讓案文選鄭陽獄中上書自明注誤以文穎爲文子丹音任亦有誤沅亦不能定

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

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

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

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

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

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濫爲名之字作益一

又作鑑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

舊文乃若賊斃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於

遂亡之訓關叔之卽管叔寔足以證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闕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孫星衍墨子注後敘

經訓堂本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敘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

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
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
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
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
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明鬼是
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
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
襍天下之川腴無腴脰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
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
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
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
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

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

月

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日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日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當爲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詒讓案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

孟子謂夏禮亦三年喪此說與孟子不合

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則

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

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尚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辨存其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

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
襍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
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
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弁山先生于
此書悉能引據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
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
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
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
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
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
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
衍撰

孫星衍經說篇跋 經訓堂本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墨子札詛星衍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引之否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獲報閱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蟇爲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鼃爲鶉合又讀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肥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又云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湛注云凡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

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今按經說下有云均髮均
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輕下脫重字均
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尼篇云影不移者
說在改也湛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
不移說在改爲也今案經下云過作景不從說在改
爲詒讓案過作不當屬此讀孫亦襲舊讀之誤詳經說下篇其文微異而義亦同
是知子家多有若說晉時尚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
此也又楊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
當矣湛注云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
墨子夏教之證比復公而是卷已刊成無容注處公
然其言因据增重字又命附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
子焉甲辰上巳孫星衍記

汪中墨子序 述學

墨子七十一篇，今見五十三篇。明陸穩所

敘刻視，它本爲完。其書多誤字，文義昧晦，不可讀。今

以意粗爲是，正闕所不知，又采古書之涉於墨子者，

別爲表微一卷而爲之敘。曰：周太史尹佚實爲文王

所訪，晉語克商，營洛，祝筮，遷鼎，有勞於王室。周書克殷

成王聽朝，與周召太公同爲四輔。賈誼新書數有論

諫。淮南子主術訓身沒而言立，東遷以後，魯季文子

春秋傳，惠伯五年，晉荀偃四年，叔向語，秦子桑五年。

后子昭元及左邱明宣十竝見引重遺書二篇。詒讓

作十二篇，今據漢書劉向校書列諸墨六家之首說。

苑政理篇亦載其文，莊周述墨者之學而原其始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天下可謂知言

矣古之史官實秉禮經以成國典其學皆有所受魯

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

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

呂氏春秋當染篇

其淵源所漸固可

攷而知也劉向以爲出於清廟之守夫有事於廟者

非巫則史史佚史角皆其人也史佚之書至漢具存

而夏之禮在周已不足徵則莊周禽滑釐傳之禹者

莊子天下篇列子楊朱篇

非也司馬遷云墨翟宋大夫或曰竝孔

子時或曰在其後今按耕柱魯問二篇墨子於魯陽

文子多所陳說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昭注

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其言實出世本故貴

義篇墨子南游於楚見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獻惠

王之爲惠王猶頃襄王之爲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實

與楚惠王同時其仕宋當景公昭公之世

詒讓案墨子仕宋當

在昭公世不得及景公在誤其年於孔子差後或猶及見孔子矣

詒讓案墨子必不藝文志以爲在孔子後者是也非

及見孔子在說誤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戰亾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又

言蔡亾則爲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竝當時及見其

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又言唐

叔呂尙邦齊晉今與楚越四分天下節葬下篇言諸

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齊晉之君明在句踐稱

伯之後

魯問篇越王請裂故吳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證

秦獻公未得志

之前全晉之時三家未分齊未爲陳氏也檀弓下季

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卽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輸篇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公輸子自魯南游楚作鉤強以備越亦吳亾後楚與越爲鄰國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書旣載其以老辭墨子則墨子亦壽考人與親士脩身二篇其言澹實與曾子立事相表裏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述經上至小取六篇當時謂之墨經莊周稱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以堅白異同之辨相訾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者也公孫龍爲平原君客當趙惠文孝成二王之世惠施相魏當惠襄二王之世二子實始爲是學是時墨子之沒久矣

其徒誦之並非墨子本書所染篇亦見呂氏春秋其言宋康染於唐鞅田不禮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故本篇稱禽子呂氏春秋并稱墨子親士篇錯入道家言二條與前後不類今出而附之篇末又言吳起之裂起之裂以楚悼王二十一年亦非墨子之所知也論讓案吳起之亂墨子似尙及見之詳親士篇今定其書爲內外二篇又以其徒之所附著爲雜篇倣劉向校晏子春秋例輒於篇末述所以進退之意覽者詳之墨子之學其自言者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沈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

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此其救世亦多術矣備城

門以下臨敵應變纖悉周密斯其所以爲才士與傳

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惟儒墨

則亦然儒之絀墨子者孟氏荀氏

藝文志董無心一卷非墨子今亡孔

叢詰墨偽書不數之荀之禮論樂論爲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

事而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

相成也若夫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

家慎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產也雖昔先王

制爲聘問弔恤之禮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

彼且以兼愛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

之無父斯已枉矣後之君子日習孟子之說而未覩

墨子之本書其以耳食無足怪也世莫不以其誣孔

子爲墨子皐雖然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當日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雖欲平情覈實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之誣墨子也歸於不相爲謀而已矣吾讀其書惟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之交有悖於道至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斃百世之下如見其心焉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自餘諸子皆非其比歷觀周漢之書凡百餘條竝孔墨儒墨對舉楊朱之書惟貴放逸當時亦莫之宗躋之於墨誠非其倫自墨子沒其學離

而爲三徒屬充滿天下呂不韋再稱鉅子去私篇韓尚德篇

非謂之顯學至楚漢之際而微淮南子孝武之世猶

有傳者見於司馬談所述於後遂無聞焉惜夫以彼

勤生薄死而務急國家之事後之從政者固宜假正

議以惡之哉乾隆上章困敦涂月選拔貢生江都汪

中述論讓案汪氏所校墨子及表微一卷今並未見此敘揚州刻本爲後人竄改文多駁異今從阮

刻本校正

汪中墨子後序 述學

中旣治墨子牽於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陽湖

孫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則巡撫畢侍郎盧學士咸

有事焉出入羣籍以是正文字博而能精中不勞日

力於是書盡通其癥結且舊文孤學得二三好古君

子與我同志於是有三喜焉既受而卒業意有未盡
乃爲後敘以復於季仇曰季仇謂墨子之學出於禹
其論偉矣非獨禽滑釐有是言也莊周之書則亦道
之曰不以自苦爲極者非禹之道是皆謂墨之道與
禹同耳非謂其出於禹也昔在成周禮器大備凡古
之道術皆設官以掌之官失其業九流以興於是各
執其一術以爲學諱其所從出而託於上古神聖以
爲名高不曰神農則曰黃帝墨子質實未嘗援人以
自重其則古昔稱先王言堯舜禹湯文武者六言禹
湯文武者四言文王者三而未嘗專及禹墨子固非
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學之出於禹也公孟謂君
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墨子既非之而曰子法周而未

法夏則子之古非古也此因其所好而激之且屬之言服甚明而易曉然則謂墨子背周而從夏者非也惟夫墨離爲三返舍相反倍譎不同自謂別墨然後託於禹以尊其術而淮南著之書爾雖然謂墨子之學出於禹未害也謂禹制三月之喪則尸子之誤也從而信之非也何以明其然也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殞而致事則夏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器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從是觀之它服術可知也士喪禮自小斂奠大斂奠朔月半薦遺奠大遺尊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

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葬陵
澤死葬澤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也荒政
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行有死人尙
或殓之此節葬也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此又節葬
也豈可執是以言周禮哉若然夏不節喪史佚固節
喪與夫下殤墓遠棺斂於宮中召公爲言於周公而
後行之若是其篤終也先王制禮其敢有不至者哉
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
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
自制者是也故曰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孟子滕文公篇曰
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莊子
天下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

服喪三月韓非子顯學篇使夏后氏有是制三子者不以之

蔽墨子矣

王念孫墨子雜誌敘

讀書雜誌

墨子書舊無注釋亦無校本故脫誤不可讀至近時盧氏抱經孫氏淵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畢氏弇山重加校訂所正復多於前然尚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是書傳刻之本唯道藏本爲最優其藏本未誤而佗本皆誤及盧畢孫三家已加訂正者皆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尙有未當者復加考正是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篇一條其尙賢下篇尙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

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篇皆有錯簡自十餘字
至三百四十餘字不等其他脫至數十字誤字衍字
顛倒字及後人妄改者尚多皆一一詳辨之以復其
舊此外脫誤不可讀者尚復不少蓋墨子非樂非儒
久爲學者所黜故至今迄無校本而脫誤一至於是
然是書以無校本而脫誤難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
未改可與說文相證如說文亨字篆文作隸作享
又省作亨以爲亨通之亨又轉爲普庚反以爲亨煮
之亨今經典中亨煮字皆作俗又亨行而享廢矣
唯非儒篇子路亨普庚反豚其字尚作說文讀若
乘屋之亟自急救也今經典皆以亟代亟行而亟廢矣
唯非儒篇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其字尚作

苟說文但禡也今經典皆以袒代但袒行而但廢矣
唯耕柱篇羊牛獮豢雍

與養同今本
雍譌作維

人但割而和之

其字尚作但又有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城郭
之郭說文本作壘今經典皆以郭代壘郭行而壘廢
矣唯所染篇云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案國語晉有郭
偃無高偃郭卽壘之借字知高爲壘之譌也說文敖
古文殺字今經典中有殺無敖殺行而敖廢矣唯尚
賢中篇云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案賤
傲二字語意不倫賤乃賊字之譌殺字古文作敖與
敖相似知敖譌作敖又譌作傲也

說詳
本篇說文佚

以證
反

送也呂不韋曰有佚氏以伊尹佚女今經典皆以媵
代佚媵行而佚廢矣唯尚賢下篇云昔伊尹爲莘氏

女師僕案有莘氏以伊尹佚女非以爲僕也佚僕字

形相似知僕爲佚之譌也說文衝突字本作衝今經

典皆以衝代衝衝行而衝廢矣唯備城門篇云以射

衝及櫓縱衝衝形相似知衝爲衝之譌也衝謂是書

最古故假借之字亦最多如胡作故尚賢中篇故不

本也故降作隆尚賢中篇稷隆播種非攻下篇天誠

與胡同降作隆命融降火于夏之城降並與降同誠

作情又作請情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節葬下篇今

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欲爲仁拂作費此兼愛下篇即

義求爲上士情請並與誠同拂作費此兼愛下篇即

下文費知作智節葬下篇與知同智志作之天志中篇

有天之志本與志同天字作野非樂上篇高臺厚

之即天志本與志同天字作野非樂上篇高臺厚

宇佗作也小取篇辭也者舉也物而以明

同佗作也小取篇辭也者舉也物而以明

篇譬若築牆能欣者欣與歸同管作關耕柱篇古者

叔公孟篇闕叔爲天下悖作費魯問篇豈不費哉上文費作悖從作松號令篇松上不皆足以見古字之借古音之通佗書所未有也其脫誤不可知者則槩從闕疑以俟來哲道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高郵王念孫敘昔年八十有八

武億跋墨子 授堂文鈔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于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國名紀魯汝之魯山縣非兗地論讓案此說誤與畢翟見諸傳記多稱爲宋大夫以予考之亦同詳前未盡舉其實蓋墨子居于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

魯問一篇首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敵國而

以事齊又言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

論讓案魯問篇

魯君自是魯國君非魯陽文君也詳本篇

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九年春

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注比公于大夫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讐注主大夫君也呂氏春秋愛士篇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注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然則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屬于文子也禮記禮運仕於家爲僕方氏曰僕者對主之稱故仕于家曰僕而大夫稱主是也

論讓案此說亦誤詳魯問篇

蹇然知鄉邦之重始勸文子屈禮事齊

論讓案文子楚臣何必歐

國事齊此於

事勢亦不合繼止文子攻鄭皆反覆言之冀以誠人

其後文子卒能受聽故于時魯陽之民身不致重困

于兵役以保恤其家室皆翟之賜也史記荀卿列傳

云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別錄云墨

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

子者在七十子後也案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

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惠王

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又翟本書貴義篇

子墨子南遊于楚見楚獻惠王楚世家無此名是獻

惠卽惠王誤衍一獻字審是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

接孔子未卒

論讓案墨子之生必在孔子卒後此說亦誤

故太史公一云

並孔子時說非無據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據本書稱中山諸國亡于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愚竊以翟既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尙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子故爲披其時地始末如是以附于篇庶覽者得以詳焉

張惠言書墨子經說解後

亦見茗柯文編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引說就經各附其章卽此也墨子書多奧言錯字而此四篇爲甚勝注旣不傳世莫得其讀今正其句

投通其旨要合爲二篇略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
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
年而楊氏遂亡墨氏書雖存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
功若此盛矣墨氏之言脩身親土多善言其義託之
堯禹自韓愈氏以爲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爲用向
無孟子則後之儒者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
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子之辨而佛氏之出又絕在
孟子後是以蔓蔓延延日熾月息而楊墨泯焉遂微
吾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當孟子時百家之說眾
矣而孟子獨距文編楊墨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
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法家惠施公孫龍申
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湯墨爲統宗孟

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銷歇而不足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書亦辯斥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諄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股肱畢強相爲動宰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託于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故雖

文編有他諄于理不安說之三字

于心

文編有者字

皆從而和

文編作則

之不以爲疑孟子不攻

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斷然

文編無被此二字

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藉使墨子之書盡亾至于今何以見孟子之辯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道猶引弦以知矩乎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張惠言書

案孫志祖讀書脞錄云墨子經說四篇丁小正與許周生互相闡釋大有端緒是此四篇又有丁許二家校本今未見并志之以俟訪錄

小正名燕周生名宗彥並

德清人

永嘉王景羲校

校語
續出

墨子後語上

孫詒讓

墨子傳略第一 墨子年表第二 墨學傳授攷第三

墨子傳略第一

墨氏之學亾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六家之指尊儒而宗道墨蓋非其所喜故史記攬采極博於先秦諸子自儒家外老莊韓呂蘇張孫吳之倫皆論列言行爲傳唯於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尙不能質定其時代遑論行事然則非徒世代懸邈舊聞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時具存史公實未嘗詳事校覈亦其疏也今去史公又幾二千年周秦故書雅記百無一存而七十一篇亦復書闕有閒

徵討之難不翅倍蓰然就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
鉤攷之尙可得其較略蓋生於魯而仕宋其平生
足跡所及則嘗北之齊西使衛又屢游楚前至郢
後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文子書偁墨子無煖

席

自然篇又見淮南子脩務訓

班固亦云墨突不黔

文選荅賓戲又趙岐

孟子章指云墨突不及汗

斯其諛矣至其止魯陽文君之攻鄭

緇公輸般以存宋而辭楚越書社之封蓋其犖犖
大者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
而脫履利祿不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洞究
象數之微其於戰國諸子有吳起商君之才而濟
以仁厚節操似魯連而質實亦過之彼韓呂蘇張
輩復安足算哉謹甄討羣書次第其先後略攷始

末以禪史遷之闕俾學者知墨家持論雖閒涉偏
駁而墨子立身應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
宜輕相排竿彼竊耳食之論以爲詬病者其亦可

以少息乎

墨子名翟漢書藝文志呂氏春秋當染姓墨氏廣韻

五德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

後本墨台氏後改爲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

墨魯人慎覽當染或曰宋人葛洪神仙傳文選長笛

脩身篇楊注

元和姓纂

案此蓋因墨子爲宋大夫遂以爲宋人以本書攷

之似當以魯人爲是賈義篇云墨子自魯卽齊又

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呂氏春秋愛類篇云
公輸般爲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見荆
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脩務訓亦云自魯
趨而往十日十夜至於郢並墨子爲魯人之塙證

畢沅武億以魯為魯陽畢說見墨子序武說見投堂文鈔墨子跋則

是楚邑攷古書無言墨子為楚人者渚宮舊事載

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則非楚

人明矣畢武說殊謬

蓋生於周定王時

漢書藝文志云墨子在孔子後案詳年表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

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染篇高注云其後史角

之後也

案漢書藝文志墨家以尹佚二篇列首是墨子之

學出於史佚史角疑即尹佚之後也墨子學於史角之後亦足

為是魯人之證

其學務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

死無服汜愛兼利而非鬪好學而博不異莊子天又

曰兼愛尚賢右鬼非命淮南子以爲儒者禮煩擾而

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

而用夏政淮南子其稱道曰昔者禹之涇洪水決江

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

禹親自操橐耜而九禱天下之川腴無腴脰無毛沐

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故

使學者以裘褐爲衣以跣屣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

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天亦

道堯舜韓非子又善守禦史記孟爲世顯學韓非子

徒屬弟子充滿天下

呂氏春秋
尊師篇

案淮南王書謂孔墨皆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

主術今攷六藝爲儒家之學非墨氏所治也墨子

之學蓋長於詩書春秋故本書引詩三百篇與孔子所刪同引尙書如甘誓仲虺之誥說命大誓洪

範呂刑亦與百篇之書同又曰吾嘗見百國春秋

隋書李德林傳此與孔子所修春秋異而於禮則本書明鬼篇亦引周燕宋齊諸國春秋

法夏紕周樂則又非之與儒家六藝之學不合淮

南所言非其事實也

淮南子要略又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尤非

其居魯也魯君謂之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墨

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

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

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

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

患可救也非此願無可爲者

本書魯問篇 案魯君 頗疑其卽穆公則當在

楚惠王後然無端證以 魯君謂墨子曰我有二子一

墨子本魯人故繫於前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墨子

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譽爲是也釣者之蒸非爲魚

賜也餌鼠以蟲

疑當 作蟲

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

功而觀焉

同上

楚人常與越人舟戰於江楚惠王時

宮

舊事公輸般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

拒之備楚人因此若勢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

語墨子曰我舟戰有鉤拒不知子之義亦有鉤拒乎

墨子曰我義之鉤拒賢於子舟戰之鉤拒我鉤拒我

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

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

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拒而距人人亦

拒而距子交相鉤交相拒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

拒賢子舟戰之鉤拒本書魯問篇 渚宮舊事公輸

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魯

本書作齊今據呂氏春秋淮南子改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

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爲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

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

義固不殺人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

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

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

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輦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輦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龜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楛柎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

般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
城以襟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
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曰
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
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
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
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
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本
公輸篇公輸子謂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
我得見之後子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墨子曰翟之未
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子子宋而
不義子弗爲是我子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子子

天下

本書魯問篇

案墨子止楚攻宋本書不云在何時鮑彪戰國策

注謂當宋景公時至爲疏謬

詳年表

惟渚宮舊事載

於惠王時墨子獻書之前最爲近之蓋公輸子當生於魯昭定之間至惠王四十年以後五十年以前約六十歲左右而是時墨子未及三十正當壯歲故百舍重繭而不以爲勞惠王亦未甚老故尙能見墨子以情事揆之無不符合蘇時學謂卽聲王五年圍宋時事

墨子刊誤

非徒與王曰請無攻宋之言不合而公輸子至聲王時殆逾百歲其必不可

通明矣

詳公輸篇

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

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墨子辭曰翟
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
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諸宮舊事

二穆賀見墨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墨子曰子

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母乃曰賤人
之所爲而不用乎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一草
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
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
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
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平書貴義篇魯陽文

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

母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疑當作封五百里

之不受而去

渚宮舊事二

案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墨子獻書在五十年年

齒已高故以老辭余知古之說蓋可信也

舊事一亦云惠

王之末墨翟重蘭

趨鄂班子折謀以墨子生於定王初年計之年

蓋甫及三十所學已成故流北方賢聖之譽矣

嘗游弟子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

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

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

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

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

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

本書魯問篇

墨子

日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尙過曰殆

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

翟之意

呂氏春秋
高義篇

意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

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

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

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

本書魯問篇
案疑王翁中晚

年後又游楚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

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

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

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

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又謂魯陽文君曰今

有一人於此羊牛芻豢雍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

勝食也見人之作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明

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呼虛數千不可勝人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

本書耕杜篇

魯陽文君將攻

鄭墨子聞而止之謂文君曰今使魯四竟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文君曰魯四竟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竟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其不至乎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

天誅也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

本書魯問篇

案三世殺其父當作二世殺其君此指鄭人弑哀公及韓武子殺幽公而言蓋當在楚簡王九年以後鄭繻公初年事也或謂三世兼駟子陽弑繻公

而言

蘇時學墨子刊誤黃式三周季編略說

則當在楚悼王六年以

後與魯陽文君年代不相及不足據

魯陽文君即司馬子期之

子公孫寬也魯哀公十六年已嗣父爲司馬事見左傳逮鄭繻公被弑之歲積八十四年卽合其爲

司馬時年才及冠亦已百餘歲其不相及審矣

宋昭公時嘗爲大夫

史記孟荀列傳漢書藝文志並不云何時今攷定當在昭公時

案墨子仕宋鮑彪謂當景公昭公時

戰國策宋策注非也

以墨子前後時事校之其爲宋大夫當正在昭公

時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

見左傳而史記宋世家及六國表謂

景公卒於魯悼公十七年殊謬

下距齊太公田和元年凡八十三

年墨子晚年及見田和之爲諸侯則必不能仕於

景公時審矣

嘗南遊使於衛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

難則使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與婦人數百

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本篇貴義案此

不詳何年據云使於衛或仕昭公末年司城皇喜專

政劫君

韓非子內儲說下篇云戴驩爲宋大宰皇喜重於

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又外儲說右下篇云司城子罕殺宋君而奪政疑說

篇云司城子罕取宋又二柄篇云子罕劫宋君韓

詩外傳七史記李斯傳上二世書淮南子道應訓

說並同說苑君道篇亦云司城司城子罕當卽皇

子罕相宋逐其君而專其政春秋時名喜者多以罕爲字

喜本梁履繩左通說春秋名字解詁王應麟謂卽左傳之

樂喜則非也樂喜宋賢臣無劫君之事且與墨子

時不相直史記索隱已辯之矣呂氏春秋召類篇

說前子罕相宋平元景二公亦不逮昭公梁玉繩

史記志疑謂後子罕蓋子罕之後以字爲氏非是

其事史記宋世家不載史記鄒陽傳稱子罕囚墨子以墨子年代校之前不逮景公後不逮辟公所相直者惟昭公悼公休公三君呂氏春秋召類篇高注云春秋子罕殺昭公攷宋有兩昭公一在魯文公時與墨子相去遠甚一在春秋後魯悼公時與墨子時代正相當子罕所殺宜爲後之昭公惟高云春秋時則誤并兩昭公爲一耳宋世家雖不云昭公被弑然秦漢古籍所紀匪一高說不爲無徵賈子新書先醒篇韓詩外傳六並云昭公出亡而復國而說苑云子罕逐君專政或昭公實爲子罕所逐而失國因誤傳爲被殺

李斯韓嬰淮南王書並云劫君劫亦

逐也

卽謂亦未可知宋世家於春秋後事頗多疏略如

宋辟公被弑

見索隱引紀年

而史亦不載是其例矣

而囚墨子

史記鄒陽傳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云

漢書作子毋不知子毋是何人文穎云子毋子罕

也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亦作子毋注引文穎

說同又云毋音任善云未詳

毋不得有任音疑史記信字漢書文選並

作任此或校異文云信作任誤作毋音任也

新序三亦作子毋蓋皆子

罕之誤

老而至齊見太王田和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

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

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

受其不祥太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墨子曰

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太王俯仰而思

之曰我受其不祥

本書魯問篇

北堂書鈔八十三

公田和也此皆追稱

爲王齊將伐魯墨子謂齊將項

當在命爲諸侯以後事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

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子以歸於吳諸

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

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

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

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

過必反於國

同上

卒蓋在周安王末年當八九十歲

案墨子卒年無攷以本書校之親士篇說吳起車

裂事在安王二十一年非樂篇說齊康公興樂康

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自是以後更無所見親士篇有

孟賁所染篇有宋康王皆後人增益非墨子所逮聞也則墨子或即卒於安

王末年安王二十六年崩距齊康公之卒僅三年葛洪神仙傳載墨子

年八十有二入周狄山學道其說虛誕不足論然

墨子年壽必逾八十則近之耳

互詳年表

所著書漢劉向校錄之爲七十一篇漢書藝文志

案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蓋多門弟子所述不必

其自著也神仙傳作十篇荀子楊注作三十五篇

並非

墨子年表弟二

史遷云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荀傳

劉向云在七十子之後史記索隱引別錄班固云在孔子

後

漢書藝文志蓋本劉歆七略

張衡云當子思時

後漢書本傳注引衡集論

圖緯虛妄疏云公輸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

眾說舛舛無可質定

近代治墨子書者畢沅以爲六國時人至周末猶

存既失之太後汪中沿宋鮑彪之說

鮑說見戰國策宋策注

謂仕宋得當景公世又失之太前

宋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

見左傳史記六國年表書景公卒於貞王十八年

卽魯悼公十七年遂滅昭公之年以益景公與左氏不合不可從也據本書及新序墨子嘗見田齊

太公和有問答語田和元年前上距宋景公卒年凡八十二年卽令墨子之仕適當景公卒年才

弱冠亦必逾百歲前後方能相及其可信乎殆皆不攷之過竊以今五十三篇之書推校之墨子

前及與公輸般魯陽文子相問答

見貴義魯問而公輸諸篇

後及見齊太公和

見魯問篇田和爲諸侯在安王十六年

與齊康公

興樂

見非樂上篇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

楚吳起之死

見親士篇

年十一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幾及百年則墨子之

後孔子蓋信審覈前後約略計之墨子當與子思

並時而生年尚在其後子思生於魯哀公二十二年周

魯穆公年已八十餘不能至安王也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年止六十二則不得及穆公近代諸謀

書或謂子思年百餘歲者並不足據當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於

安王之季蓋八九十歲亦壽考矣其仕宋蓋當昭

公之世鄒陽書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史記本傳

其事他書不經見秦漢諸子多言子罕逐君高誘

則云子罕殺昭公呂氏春秋又韓子說皇喜殺宋

君內儲上子罕與喜當卽一人竊疑昭公實被放殺

而史失載墨子之囚殆卽昭之末年事與先秦遺

聞百不存一儒家惟孔子生卒年月明著於春秋

經傳然尚不無差異七十子之年孔壁古文弟子

籍所傳者亦不能備外此則孟荀諸賢皆不能質

言其年壽

元人所傳孟子生卒年月既撰不足據

豈徒墨子然哉今

取定王元年迄安王二十六年凡九十有三年表

其年數而以五十三篇書關涉諸國及古書說墨

子佚事附箸之

史記六國年表魯哀悼宋景昭年與左傳不合今從左傳本書貴義

篇墨子

嘗使衛年代無攻他無與衛事相涉者又

墨子當春秋後非攻下篇節葬下篇並以齊晉楚

越爲四大國時燕秦尚未大興墨子亦未至彼國今並不列於表

瘡於馮虛肌測舛繆不驗者爾

周

魯

魏韓趙

齊

宋

鄭

楚

越

墨子時事

定王哀公出公七平公十昭公聲公惠王王句

竊士篇越王句踐遇吳王

元

廿七

魏桓子三田成

元

卅三廿一

踐廿

之醜而尙攝中國之賢君

趙襄子

八

亦見所染類
愛非攻公孟
諸篇

二 悼公八

十四

二

卅四廿二廿九

元

三 二九

十五

三

卅五廿三卅

四 三十

十六

四

卅六廿四卅一

五 四十一

十七

五

卅七廿五王鹿

六 五十二

十八

六

卅八廿六二 鄧元

七 六十三

十九

七

哀公廿七三

八 七十四

廿

八

元 廿八四

元

元

元

元

九 八 十五 廿一 九 三 廿九 五

十 九 十六 廿二 十四 卅 六

十一 十 十七 廿三 十一 五 卅一 王不
壽元

壽元

十二 十一 哀公元 廿四 十二 六 卅二 二

十三 十二 二 廿五 十三 七 卅三 三

十四 十三 三 宣公元 十四 八 卅四 四

魯問篇鄭人三世殺其君哀公即其一也

十五 十四 四 魏韓二田襄 十五 其公 卅五 五

非攻中篇智伯攻中行氏范氏并三家以爲一家

晉伯分
范中行
地

十六 十五 五 智伯三 十六 二 卅六 六

非攻中篇智伯圍趙襄子

韓國趙襄子於晉陽魏韓趙反殺智伯

於晉陽韓魏趙氏擊智伯大敗之亦見魯周篇

十七十六六

四

十七三

卅七七

十八十七七

五

十八四

卅八八

十九十八八

六

十九五

卅九九

廿十九九

七

廿六

四十四

廿一廿十

八

廿一七

卅一王翁

元

魯問篇公尙過說越王越王使公尙過迎墨子於魯疑爲王翁中

晚年事非攻中篇蔡

廿二廿二十一

九

廿二八

卅二二

滅蔡

間

亡於吳越之

元	考王廿八十八	廿八廿七十七	廿七廿六十六	廿六廿五十五	廿五廿四十四	廿四廿三十三	廿三廿二十二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廿九十五册九	廿八十四册八	廿七十三册七	廿六十二册六	廿五十一册五	廿四十册四	廿三九册三

魯問篇公輸
般至楚爲舟
戰器亟敗越
人墨子與論
鉤距公輸篇
般爲雲梯將
攻宋墨子至
鄆見楚王乃
不攻宋諸宮
舊事並在惠
王五十年以
前附記於此

二

廿九十九

十七

卅

十六五十八

貴義篇墨子游楚見惠王

王以老辭渚宮舊事惠王

以書社封墨子不受而歸

三

卅一
幽公元十八

卅一十七五十一

四

卅一二
十九

卅二十八五二十二

五

卅二三
廿

卅三十九五三十三

六

卅三四
廿一

卅四廿五十四

七

卅四五
廿二

卅五廿一五十五

八

卅五六
廿三

卅六廿二五六十六

九

卅六七
廿四

卅七廿三五七十七

十

卅七八
廿五

卅八廿四簡王十八

非攻中篇莒亡於齊越之

元滅莒

別

十一元公九

廿六

卅九廿五二

十九

元

十二二

十

廿七

四十廿六三

廿

十三三

十一

廿八

卅一廿七四

廿一

十四四

十二

廿九

卅二廿八五

廿二

十五五

十三

卅

卅三廿九六

廿三

威烈六

十四

卅一

卅四卅七

廿四

王元

二七

十五

魏交

卅二

卅五卅一八

廿五

侯韓武

子趙桓

子

三八

十六

趙獻

卅三

卅六幽公九

廿六

魯問篇魯陽文君將攻鄭

侯

元武
子伐
鄭殺
幽公

曰鄭人三世
殺其父疑當
作二世殺其
君即指哀公
幽公被殺也
詳本篇

四 九 十七 卅四 卅七 繙公十 廿七

元

五 十 十八 卅五 卅八 二 十一 廿八

六 十一 十九 卅六 卅九 三 十二 廿九

七 十二 烈公元 卅七 五十四 十三 卅

八 十三 二 卅八 五十五 十四 卅一

九 十四 三 卅九 五十六 十五 卅二

十 十五 四 卅 五十七 十六 卅三

十一 十六 五 卅一 五十八 十七 卅四

二十七 六 卅二 五五九 十八 卅五

三十八 七 卅三 五六十 十九 卅六

十四 十九 八 卅四 五七十一 廿七

子伐魯 莊 安陵 及 地此攻葛及 安陵或卽三 侵之一

十五 廿九 卅五 五八十二 廿一 王翳 齊伐魯取都 或亦三侵之

取都 田和 元

十六 廿一 卅六 五九十三 廿二

十七 穆公十一 卅七 六十四 廿三

元 謂墨子曰恐 齊攻我疑卽 穆公

十八 二 十二 卅八 六一十五 廿四 四

景 韓 田 和 齊伐魯取 或亦三侵之 一

墨語上 七

十九三

十三

卅九

六二十六聲王五

廿四

十四魏滅中山五十

六三十七二元六

所染篇中山
尙染於魏義
偃長案中山
尙疑卽中山
桓公爲魏文
侯所滅

廿一五

十五 五一 六四十八三七

廿二六

十六 康公元六五十九四八

呂氏春秋召
類篇莊子罕
殺昭公史記
宋信子罕之
計而囚墨翟
疑昭公實被
弑囚墨子卽
其季年事

廿三七

十七魏文侯廿二年二

悼公廿五九

年韓景

元 團宋 十月

公輸篇公輸
般爲楚造雲
梯將攻宋墨
子至郢說止

侯六年
趙烈侯
六年始
命爲諸
侯

廿四八

十八
魏

廿三

二

廿一六

十

趙七
韓七

安王九

十九
魏

四

三

廿二
悼王十一

元

元

趙八
韓八

元

四

元

元

二十

廿五
韓廿五

五

四

廿三
二

十二

三十一

廿一
魏廿六

六

五

廿四
三

十三

六韓烈
侯元趙
武侯元

之當在惠王
時蘇時學補
卽此年聲王
圍宋時事非
是

四 十二 廿二 魏 廿七 六 廿五 四 十四

趙二 七韓二

五 十三 廿三 魏 廿八 七 廿六 五 十五

趙三 八韓三

六 十四 廿四 魏 廿九 八 廿七 六 十六

趙四 九韓四

鄭人 試繻 公

魯問篇魯陽 文君曰鄭人 三世殺君或 謂指哀幽繻 三君然與文 君年不合

七 十五 廿五 魏 三十 休公 康公 七 十七

韓五 趙

八 十六 廿六 魏 三十一 二 二 八 十八

一韓六 趙六 魏 最 田 魯取

黃式三謂魯 陽文君將攻 鄭在此年未 塙齊伐魯 或即魯問篇 三侵魯地事

九

十七廿七

魏卅

十二

三

三

九

十九

二韓七
趙七

十八孝公元十

三

四

四

十

廿

魏卅三
韓八趙

十一十九

二魏卅
四韓

十四

五

五

十一

廿一

九趙九

十二廿

三魏卅
五韓

十五

六

六

十二

廿二

十趙十

十三廿一

四魏卅
六韓

十六

七

七

十三

廿三

十一趙

十四廿二

五魏卅
七韓

十七

八

八

十四

廿四

十二趙

十五廿三六魏卅八韓十八九九十五廿五

十三趙

十六廿四七魏武元十九田齊十十六廿六

韓文侯太公和元趙敬元年始命為諸侯元

田齊

十七廿五八魏二韓二廿田齊十一十一十七廿七

趙二曾破之

魯問篇三侵魯地事

十八廿六九魏三韓三廿一田齊十二二十二十八廿八

趙三桓公元

十九廿七十魏四韓四廿二田齊十三十三十九廿九

趙四二

魯問篇墨子見齊太王即太公和祈序亦載齊王與墨子問答即田和也

廿廿八十一魏廿三田十四十四廿卅

五韓五趙三

廿一廿九十二魏廿四田十五十五廿一卅一

六韓六趙四

悼王
苑羣
臣殺
吳起

廿二卅十三魏廿五田十六十六卅王卅二

七韓七趙五

元

廿三卅一十四魏廿六公十七十七二卅三

八韓八趙齊七
田齊六

非樂上篇齊
康公與樂萬

廿四卅二十五魏田齊威十八十八三卅四

九韓九趙
王元

以後時事本
書無所見疑
墨子之卒即
在安王末年

廿五卅三靜公元二十九十九四卅五

魏十韓
哀侯元
趙十

廿六共公二

魏十一韓

廿

廿

五

廿六

元

二趙十

墨學傳授攷第三

呂不韋曰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師尊

篇又曰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

數當染蓋墨學之昌幾埒洙泗斯亦盛矣公輸篇

墨子之說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淮

南王書亦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服役即徒屬

篇云仲尼爲服役者七十人即指七十子而言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

踵新語思務篇云墨子之門多勇士而荆吳起之亂墨者鉅子孟

勝以死爲陽城君守弟子死者百八十五人則不
韋所述信不誣也獷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
復興而墨竟絕墨子旣蒙世大詬而徒屬名籍亦
莫能紀述惟本書及先秦諸子略紀其一二今苟
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附存再傳弟子三人
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術而不詳其傳授系次者十
三人襍家四人大都不逾三十餘人傳記所載盡
於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漸滅
與艸木同盡者殆不知凡幾嗚呼悽已

墨子弟子

禽子名滑釐

本書公輸篇
立英莊子疏並

案司馬貞史記索隱成
以滑釐爲字非是滑釐

呂氏春秋當染篇作滑釐尊師篇作滑釐列子楊朱
篇作滑釐漢書古今人表及列子釋文並作屈釐漢

書儒林傳作滑麓疑正與田子方段干木吳起受業

字當作屈麓詳公輸篇

於子夏史記儒林傳後學於墨子呂氏春秋盡傳其學與

墨子齊偁莊子天下篇以翟禽滑麓並傳禽子事墨子三年手足

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墨子甚哀之乃

具酒脯寄於太山據茅坐之以醴禽子禽子再拜而

嘆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本篇

備梯又曰由聖人之道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

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

之柰何墨子曰何攻之守禽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

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蛾傅輶輶軒車敢問

守此十二者柰何本書備城門篇墨子遂語以守城之具六

十六事李筌太白陰經守城具篇六十六事一作五十六事今本書備城門以下十餘篇皆其語

也楚惠王時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

墨子自魯至郢止之使禽子諸弟子三百人持守圍

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楚卒不攻宋

本書公禽子
輪篇

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
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
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黻無所用
而務在於完堅般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
般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
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
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身先於天下故化隆於
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
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

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璋婦女優倡鍾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子曰善說苑反質篇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則生松柏下生

黍苗莞蒲水生鼃鼉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

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

藝文類聚地部引本書

禽子問曰多言

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黾日夜而鳴舌乾樨然而人

不聽之今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

言之時也

太平御覽言語部引本書

楊朱後於墨子其說在愛己

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

荀子王霸篇楊注殷敬順列子釋文

墨子兼愛上同右鬼非命而楊朱非之

淮南子禽子泥論訓

與之辯論

荀子注列子釋文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

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

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

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侵若肌膚獲萬金

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

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
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
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柰何輕之乎
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

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列子楊朱

篇列子又云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貴家
累萬金不治世故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
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禽骨釐聞之曰端木
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此與墨學無與附著於此

高石子墨子弟子墨子使管黔激游高石子於衛衛
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
行者去而之齊見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
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
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

古者周公旦非關叔

關管之借字

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

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

爲義非避毀就譽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

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

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爵祿則是我爲苟啗

人食也墨子說而召禽子曰姑聽之乎夫倍義而鄉

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

也本書耕杜篇

高何齊人學於墨子

呂氏春秋尊師篇

縣子碩

呂覽碩作石字通

與高何皆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

曲學於墨子爲天下名士顯人

呂氏春秋尊師篇

治徒娛縣

子碩問於墨子曰爲義就爲大務墨子曰譬若築牆

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

欣讀為踰

然後牆

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

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

本書耕柱篇

公尙過

呂氏春秋高義篇尙作上

墨子弟子

呂覽高義篇

墨子南遊使

於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

公尙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墨

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

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

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

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

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

何怪焉

本書貴義篇

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語墨子

之義越王說之謂公尙過日子之師苟冑至越而教

寡人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

本書魯問篇作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

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

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

人請裂故吳之地以封子據本書魯問篇補呂氏春

秋作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尙

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

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

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不聽吾言不用吾

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糶也義糶何必越雖於中國亦

可呂氏春秋高義篇

本書魯問篇略同

耕柱子墨子弟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愈於人乎墨子曰我將上太行駕驥與羊子將誰歐耕柱子曰將歐驥也墨子曰何故歐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墨子游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墨子

曰果未可知也

本書耕
柱篇

魏越墨子弟子墨子使之游越曰旣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孰先語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

國家熹音湛涵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

日擇務而從事焉

本書魯問篇

隨巢子墨子弟子

漢書藝文志 梁玉繩云隨巢當是氏或謂氏隋名巢無據詒讓案

隋經籍志隨巢子

注云巢墨子之術尚儉隨巢子傳似墨翟弟子則以巢為名

其術

史記自序正義引韋昭說 著書六篇 漢書藝文志

胡非子

廣韻十一模云胡非複姓齊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因以胡非為氏梁玉繩云則胡非子齊

人也詒讓案隋經籍志胡非子注

云非似墨翟弟子則亦以非為名 墨子弟子著書二

篇

漢書藝文志

管黔激墨子弟子

本書耕柱篇見前

高孫子墨子弟子

本書魯問篇見後

治徒娛墨子弟子

本書耕柱篇見前

跌鼻墨子弟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墨子曰雖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

本書公孟篇

曹公子墨子弟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三年而反睹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有家享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而

以讓賢也多財而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黍拊肺
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
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
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
入若是而求福於百怪之鬼豈可哉

本書魯
問篇

勝綽墨子弟子墨子使勝綽事齊項子牛項子牛三
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
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
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
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

本書魯

問篇

案曹公子及勝綽二人皆游墨子之門而以違道

見責蓋未能傳其術者今以附於諸弟子之末

彭輕生子問墨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墨子曰
藉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
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駑馬四隅
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

以速至墨子曰焉在不知來

本書魯
問篇

孟山譽王子閻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閻斧鉞鉤要
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閻曰
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
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死而不爲王子閻豈不
仁哉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
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

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上同

弦唐子

本書貴義
篇見前

案以上三人並見本書是否墨子弟子無可質證
謹附綴於此以備攷

墨子再傳禽子弟子

許犯學於禽滑釐

呂氏春秋
當染篇

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爲天下名士顯

人呂氏春秋
尊師篇

墨子再傳胡非子弟子

屈將子

案屈爲楚公族著姓
屈將子疑亦楚人

好勇聞墨者非鬪帶劍

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日將聞先生非鬪而將
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爲言五勇屈將說

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二四

百三十七引胡非子五勇之論甚詳見後胡非子佚文此不備錄

墨子三傳許子弟子

田繫學於許犯顯榮於天下呂氏春秋當染篇

墨氏名家傳授不可攷者附鉅子

田侏子漢書藝文志侏一作鳩鳩侏音近馬騶梁玉齊人

學墨子之術呂氏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高注田鳩欲見秦惠王

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

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

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呂氏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云出舍喟然而嘆告從者

日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議道之可以從楚也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

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城胥渠今韓子譌

令今據盧文弨
顧廣圻校正

明將也而措於屯伯

屯韓子譌毛今
據顧校正下同

公孫亶曰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

詞眩乎辯說不試於屯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亾

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屯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

之備哉

韓非子
問田篇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

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

公子令晉爲之飾裝

晉疑魯
之譌

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

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

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

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

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積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

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

其韓子作有今以意改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

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此字韓子無據顧校

增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

其言多不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著書三篇漢書藝文志墨

本注云先韓子蓋既固亦謂即田鳩也

相里子韓非子顯學篇名勤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司

勤姓纂云晉大夫里克為惠公所滅克妻司成氏攜

少子李連逃居相城因為相里氏李連立孫相里勤

見莊子案此疑唐時譜南方之墨師也成玄英疏為三

課家之妄說恐不足據賢也著書七篇案韓子無

墨之一韓非子著書七篇姓纂引韓子云相里子古

此文漢書藝文志墨家亦無相里子書姑存以備攷

相夫氏韓非子顯學篇元初姓纂二十陌有伯夫氏引韓子云伯夫氏墨家流也則唐本相或

作伯或當作亦三墨之一

鄧陵子南方之墨者誦墨經莊子天下篇云楚公子食邑鄧陵因

氏焉據此則鄧陵子蓋楚人亦三墨之一韓非子有書姓纂云

著書見韓子案韓子亦無此文

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

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爲三

苦獲南方墨者莊子天下篇

己齒南方墨者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李頤云苦獲己齒二人姓字也案姓字當作姓名

疑並楚人

相里氏弟子

五侯子莊子天下篇陶潛集聖賢羣輔錄案五侯蓋姓五五與伍同古書伍子胥姓多作五

非五人也相里勤弟子與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莊子天下篇

案墨經卽墨辯今書經說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

蓋卽相里子鄧陵子之倫所傳誦而論說者也

又案陶潛集集聖賢羣輔錄末附載三墨云不累

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莊子天下篇不忮於眾

此宋劉尹文之墨劉當從莊子作鉏裘褐爲衣跂

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

之墨俱誦墨經而背誦不同相爲別墨以堅白亦

本莊子而文義未全豈僞託者此苦獲己齒鄧陵

失其句讀抑傳寫有脫誤邪

子之墨此別據莊子天下篇爲三墨與韓非書殊

異北齊陽休之所編陶集卽有此條宋本陶集宋

庠後記云入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陶

公本

攷莊子本以宋鉞尹文別爲一家不云亦爲

墨氏之學以所舉二人學術大略攷之其崇儉非

鬪雖與墨氏相近

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墨翟宋鉞並稱

而師承實迥

異乃強以充三墨之數而韓非所云相夫氏之墨

者反置不取不知果何據也宋鉞書漢書藝文志

在小說家云黃老意尹文書在名家今具存其大

道上篇云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又云是道

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則二

人皆不治墨氏之術有明證矣

近俞正燮癸巳穎稿墨學論亦以宋

徑爲墨徒誤

與羣輔錄同羣輔錄本依託不出淵明而此條尤

疏謬今不據補錄

我子六國時人

元和姓纂引風俗通

爲墨子之學著書二篇

漢藝

交志顏注引

劉向別錄

纏子

廣韻二仙云纏又姓漢書藝文志有纏子著書案漢志無纏子此誤

修墨子之業

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

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

辭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

意林引纏子

纏子與董無心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引秦

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

年桀紂不天死

論衡福虛篇

著書一卷

意林

墨家鉅子

莊子天下篇說墨云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

冀得爲其後世郭象注云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

成其行釋文巨向秀崔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

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呂氏春秋上德篇云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又有墨者鉅子孟勝田襄子腹蘄三人高誘以鉅子爲人姓名非也以莊呂二子所言堆之墨家鉅子蓋若後世儒家大師開門授徒遠有端緒非學行純卓者固不足以當之矣

孟勝爲墨者鉅子善荆之陽城君

高誘云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

非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

王薨

案卽悼王

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

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

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

高注云二人孟勝之弟子也

孟勝

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二人

舊本無此二字軍校補

以致令

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

不舊本譌當畢校正

遂反死之

呂氏春秋上德篇

案吳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時墨子當尚在

詳親士篇則孟勝田襄子或親受業於墨子亦未可知

其爲鉅子豈卽墨子所命爲南方墨者之大師者
邪孟勝之死也必屬鉅子於田襄子明以傳學爲
重亦若儒家之有師承宗派佛氏之有傳授衣盃
矣

田襄子宋之賢者孟勝死荆陽城君之難使弟子二

人屬鉅子於田襄子

呂氏春秋上德篇案田襄子言行無攷說苑尊賢篇有衛君

問田讓語疑卽田襄子附識以備攷

腹蘄爲墨者鉅子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
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
此聽寡人也腹蘄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
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
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蘄不可不行墨子之

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呂不韋曰子人之所私也忍
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呂氏春秋去私篇高注云鉅姓子通稱腹
鯨字也畢沅云鉅子猶鉅儒鉅公之稱腹乃其姓耳案畢說是也

孟勝弟子

徐弱孟勝弟子與孟勝同死楚陽城君之難見前

墨氏襍家凡治墨術而無從攷其學業優劣及傳授端緒者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孟子滕文公上篇趙注因徐辟而求見孟

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

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

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

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

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

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絜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孟子滕文

篇公上

謝子

呂氏春秋去宥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謝姓也子通稱關東人也學墨子

之道呂覽高注說苑禘言篇作禘射子梁玉繩呂

墳

唐姑果

淮南子脩務訓作唐姑梁高注云秦之墨者

淮南子高注云秦大夫疑謀

東方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淮南子說苑並云惠

王說之惠王問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

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

淮南子作固權其爲人

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

淮南子作固權王因藏

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

淮南子云後日謝子復見逆而弗聽

不說遂辭而行呂氏春秋

某翟鄭人兄緩呻吟裘氏之地

釋文云裘氏地名祇三年而

緩爲儒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

自殺

莊子列禦寇篇郭注云翟緩弟名案未詳其姓氏

案唐姑果媚賢自營違墨氏尚賢尚同之指鄭人
翟爭論儒墨而殺其兄則亦非悌弟也故附於墨
學襍家之末又孟子告子篇趙注謂告子兼治儒
墨之學其人無可攷本書公孟篇有告子亦恐非
一人淮南子人間訓云代君爲墨而殘許注云代
君趙之別國不詳其名及時代則疑是趙武靈王
子代君章見趙世家此並無可質證謹附識於此以備
攷

墨子後語下

孫詒讓

墨子緒聞第四

墨學通論第五

墨家諸子鉤沈第六

墨子緒聞第四

墨氏之學微矣七國時學者以孔墨並稱孔子言滿天下而墨子則遺文佚事自七十一篇外所見殊渺非徒以其爲儒者所擯細也其爲道瘠薄而寡澤言之垂於世者質而不華務申其意而不馳騁其辭故莊周謂其道大澁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而楚王之問田鳩亦病其言多而不辯田鳩荅以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

韓非子外儲說上左

蓋孟荀之議

未興世之好文者固已弗心慊矣秦漢諸子若呂

不韋淮南王書所采摭至博至其援舉墨子之言亦多本書所已見絕無異聞然孔氏遺書自六藝外緯俟之誣家語孔叢之僞集語之襍真贗揉莠不易別擇而墨氏之言行以誦述者少轉無段託傳益之弊則其僅存者雖不多或尙確然可信與今采本書之外秦漢舊籍所紀墨子言論行事無論與本書異同咸爲甄緝或一事而數書並見亦悉附載之以資警勸而七十一篇佚文則畢氏所述略備固不勞綴錄也

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

北堂書鈔八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七引新序案齊王當卽齊太王此與

意林引本書佚文略同而文較詳故錄之 說苑反質篇又有禽滑釐問墨子語畢氏已采入佚文今不錄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人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眾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於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甲兵

威人以眾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諸侯勞苦
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

與元稹本譌與據盧文昭校正

公曰然則何若敝曰請卑辭重幣

以說於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
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
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
而失在爲己元本孫星衍校增爲人者重自爲者輕景
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
人而行在反己矣黃以周云行蓋得之剝文故晏子知道道矣晏子春秋

內篇問上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
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有說

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牧之處不足元奉牧譎收據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晏公知窮矣晏子

春秋內篇雜上
右墨子遺說

公輸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赴於楚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般曰聞子爲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旣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

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此為竊疾耳

汪鑑陪云一疾矣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

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

犀兕麋鹿盈溢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

無雉兔鮪魚者也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

梓榿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

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燕文類聚

八十八引尸子又太平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尸子云

般為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請獻十金般曰

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

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人

宋本作王吳師道云一本作王唐武公輸般曰吾

后人字黃丕烈云公輸篇文略同

義固不殺人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
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眾敢問
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
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弊輿而欲竊之舍
其錦繡鄰有短褐

鮑彪本
短作短

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

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
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
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
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
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柎豫樟鮑
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
攻宋臣宋本作惡黃云卽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

惡字案

德武

后臣字

卽

哉請無攻宋

戰國策
宋策

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
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
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
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王曰其不得宋且不義
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
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
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
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
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

舊本脫公輸般三字畢沅據御覽三

百二十

校補 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

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爰
類篇 案呂

氏春秋慎大覽高注云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
城臣請爲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
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諸書並止言輸攻
墨守惟此注更有輸守墨攻事不知何據謹附識
於此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

舊本
說王

念孫據北
堂書鈔補

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

裂下舊本衍衣
字王據書鈔刪

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

將宋攻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亾其苦眾勞民

宋亾

本作
忘

頓兵剄銳

劉舊本作挫
今從宋本正

負天下以不義之名

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

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

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之械

爲字舊本脫
據宋本補

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

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於是乃偃

兵輟不攻宋

淮南子脩務訓

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翟行自齊行十日夜至郢獻千金於般曰北方有侮臣者願子殺之般不悅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曰吾聞子之梯以攻宋楚有餘於地不足於民殺所不足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不可謂仁子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般子服翟曰何不巳乎曰旣言之王矣曰何不見吾於王遂見之墨解帶爲城以襟爲械般設九攻而墨九卻之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問其故墨曰般意不過欲殺臣殺

臣則宋莫能守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臣

守器在宋城上以待楚矣王曰請無攻宋

渚宮舊事二

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

之謂公上過日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

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

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

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

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

量

舊校云一作裹

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

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

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

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

舊校云一作受

其國是

舊校

云一作退

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

畢云

兩翟字當是翟字之誤

雖於中

國亦可

呂氏春秋高義篇
本書魯問篇文略同

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寡人

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請過

此上下進曰百種當
有說文進曰百種當

作進粟
百乘

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下說辭
子字

日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

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

余注云時惠王在
位已五十年矣

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

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母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

子以書社五里

疑當作
五百里

封之不受而去

潛宮舊事二
案首數語

與貴義篇及文選
文略同見附錄

選注所引本書
右墨子遺事

佚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

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

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

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

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鳶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淮南子齊俗訓云

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

工也論衡儒增篇云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

鳶飛之三日而不集案木書魯問篇說公

輪子削竹木以爲誰與此略同疑傳聞之異

夫班輪之雲梯墨翟之飛鳶張注云墨子作木自謂

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

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列子湯問篇

輪弟子故云以告二子或謂亦墨子弟子非是

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

之所致也淮南子秦族訓案主術訓又云孔丘墨

翟脩先聖之術通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爲之服

役者不過數十人與此小異

墨子見歧道而哭之呂氏春秋疑似篇高注云為其新書審微篇云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陸而繆千里也案荀子王霸篇又云楊朱哭衢涂益傳聞

之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淮南子說山訓史記鄒陽傳云邑號朝歌而墨子

邈車又說山訓高注云墨子尚

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呂氏春秋貴因篇高注云墨子好儉非樂錦與

笙非其所服也而為之因荆王之所欲也藝文類聚四十四引尸子云墨子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有

是也

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

而問焉呂氏春秋博志篇

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

聽也文選七命李注引尸子右墨子瑱事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爲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爲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隣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龜爲天下富宋

無雉兔鮒魚猶梁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
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
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爲雲梯謂必取
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幘爲械公輸般
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
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
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
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
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
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
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
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

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閒有誦書聲者墨子卧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遼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

葛洪神仙傳
右附

案墨子法夏宗禹與黃老不同術晉宋以後神仙

家安撰墨子爲地仙之說於是墨與道乃合爲一

阮孝緒七錄有墨子枕中五行要記一卷五行變

化墨子五卷隋志並云梁有今亡案抱朴子內篇

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

爲一卷葛氏所說甚詳蓋五行變化卽五卷之全

書要記卽劉安所鈔一卷也隋書經籍志醫方類

有墨子枕中五行記要一卷宋史藝文志神仙類

有太上墨子枕中記二卷皆卽是書抱朴子神仙

金內經又載墨子丹法蓋皆道家僞託之書五代

史唐家人傳云魏州民自言有墨子蓋卽葛傳所

術能役鬼神化丹砂水銀卽此術也

謂五行記者明鬼之論忽變爲服食練形而七十

一篇之外又增金丹變化之書斯皆展轉依託不

可究詰魏晉之間俗尚浮靡嫁名僞冊榛蕪編錄

此亦其一矣開元占經引墨子占疑亦段託稚川之傳惟與公輸

般論攻守事見本書餘皆凡造不足論以其晉人

舊帙姑錄附於末以識道家不經之談所由肇端
至於年代彌遠詭說日孳生有夢烏之徵伊世珍
瑯嬛記
引賈子說林謂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
入室驚覺生烏遂名之其說謬妄不足辯說林古
亦無是書蓋卽終以服丹而化陶弘景真誥稽神
世珍所脫模也
金丹而告終若茲之類誣誣尤甚今無取焉

墨學通論第五

春秋之後道術紛歧倡異說以名家者十餘然惟
儒墨爲最盛其相非亦最甚墨書旣非儒儒家亦
闕楊墨楊氏晚出復擯儒墨而兼非之然信從其
學者少固不能與墨抗行也莊周曰兩怒必多溢
惡之言人閒世篇况夫樹一義以爲檠楫而欲以易舉
世之論沿襲增益務以相勝則不得其平豈非勢

之所必至乎今觀墨之非儒固多誣妄其於孔子亦何傷於日月而墨氏兼愛固諄諄以孝慈爲本其書具在可以勘驗班固論墨家亦云以孝慈爲本孝禮天下是以尚同而孟子斥之至同之無父之科則亦少過矣自漢以後治教媵一學者咸宗孔孟而墨氏大絀然講學家剽竊孟荀之論以自矜飾標識綴文之士習聞儒言而莫之究察其於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於今學者童叟治舉業至於皓首習斥楊墨爲異端而未有讀其書深究其本者是暖昧之說也安足與論道術流別哉今集七國以選於漢諸子之言涉墨氏者而殿以唐昌黎韓子讀墨子之篇條別其說不加平議雖復申駁襍陳然否錯出然視夫望而

非之者固較然其不同也至後世文士息講學家

之論則不復甄錄世之君子有秉心敬恕精究古

今學業純駁之故者讀墨氏之遺書而以此篇證

其離合必有以持其是非之平矣秦漢諸子及史

聘華文記論無所發明及荀韓諸子難節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

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上之生五穀也

人善治之則畝數盈一歲而再獲之楊注云獲然後

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盈鼓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然

後六畜禽獸一而剗車楊云剗與專同鼃鼉魚鼈鱉

鱸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然後昆

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

之生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
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
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
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
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
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
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
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
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
不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
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
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

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

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

揚云敖讀爲熬

墨子雖爲之衣褐

帶索賈菽飲水惡能足之乎

揚云賈與毀同

旣以伐其本竭

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

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

足以管下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

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銅琢

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

揚云銅與彫同

必將芻豢稻粱五

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眾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

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

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

揚云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于是也說苑亦

作是于也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賞

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

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

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汭汭

如河海楊云汭讀爲暴暴如山丘不時焚燒無所滅

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

富使有功楊云大讀爲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嗶

嗶管磬瑯瑯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

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謝塘云管磬瑯瑯故墨術誠

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楊云墨子有非

也也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楊

萃與也頌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愴莫愴嗟

此之謂也荀子富國篇

右難節用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

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

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

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

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謬

謝朓云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論而不
息此作謬乃謬之訛莊子人間世篇氣息蕭然向本

作記崔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

本亦同心謝云繁省史記
同禮記作繁肅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

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樂在宗廟之中

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閭門之內父子兄弟

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

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

也合奏以成文者也

謝云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

足以率一道

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

謝云禮記齊作儕

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

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

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莊肅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優鄙賤矣流優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

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鞬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

謝云

元刻作簫管
與禮記同

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

旋有似於四時

謝云元刻周旋作隨還

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

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

於樂

謝云宋本作美善相樂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

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

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

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

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

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

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

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

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

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

謝云勉元勉作免古通用荀子樂論篇右難非樂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

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眾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

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

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

見非儒下篇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

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

王孫勝以爲白公

宋咸注云史云二年此云十年

是時魯哀公十五

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

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

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至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於尼谿晏子

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浩宋本作法明刻本作浩與非儒篇同今從之立

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

學不可以導家非儒篇作眾此疑誤公曰善見非儒下篇詰之曰即

如此言晏子為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

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為政

晏子荅以禮云晏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

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

斬衰枕草苴經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遂哀三年

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

子所弗為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鵝夷子皮於田

常之間見非儒下篇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己也記曰孔子

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
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齋戒沐浴
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

見非儒下篇

詰

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
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
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閒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
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
所由來而飲之

見非儒下篇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

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
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

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慳以亂衛陽虎

亂魯佛肸以中牟叛漆雕開形殘

見非儒下篇

詰之曰如

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今本書無畢阮疑非儒上篇佚

云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

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

乃宋本作而

非聖賢之行上

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

宋本作不然

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
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
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
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
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畢云疑非
僞上篇佚文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
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
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
君子也梁丘據問曰晏子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
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

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

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

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

子曰若人之眾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

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晏子春秋外篇作父之孝

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尚晏子春秋門

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

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

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明刻本作故若

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

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喪宋本哭泣甚哀公曰豈

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

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畢云疑非儒上篇佚文

詰之曰

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
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己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
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 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

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
乎荅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

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

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

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伯諸

侯乎

伯明刻作霸今從宋本

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

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勸情廉隅不修則

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

宋本作一食血氣不休今從明刻本與晏子春秋內篇問

命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

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

下民者眾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

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日吾始謂墨子可疑

今則決矣不疑矣

孔叢子詰墨篇
右難非儒

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

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

務以行相反之制

淮南子齊俗訓
服夏后氏之禮

高注云三月之
右難節葬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尙厚葬有奢

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

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然而博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巨墓閉藏穀物乏賈故作偶人以待尸柩多藏食物以欲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

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
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
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
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
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
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
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
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
情不可定爲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
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
類爲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
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

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爲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爲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 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

王充論衡薄葬篇
右難明鬼節葬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

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
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
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
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
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
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
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
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論衡案
書籍

右籟
明鬼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

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

何焯校云
而下疑脫

不皆弁於私也

爾雅釋詁邢
昺疏引尸子
廣澤篇
呂氏春秋不
二篇云老耽
貴柔孔子

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
生貴己孫贖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案呂覽云

墨子貴廉廉疑
卽兼之借字

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

父無君是禽獸也

孟子滕文公上篇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

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告子下篇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

釋文云暉崔本作渾

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

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

說成玄英本作悅

爲之大過

大成本作太

己之大順

釋文云順或作循案成本作循疏云循順也

作爲非樂命之曰

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

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

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

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

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

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

墨子道釋文云敗或作毀墨子是一家之正雖然歌

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

死也薄其道大毅郭注云毅無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

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

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

矣墨子稱道曰昔者成本無者字禹之涇洪水決江河而

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釋文云支川小本或作支流

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舂脛

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

也如此

釋文橐作橐云橐舊古考反崔郭音託字則應作橐崔云橐也司馬云盛土器也九音鳩

本亦作鳩

聚也雜本或作柔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

曰雜也

崔本甚作漑音程詒讓案此當從橐爲是釋

文本非成

本亦作橐疏同司馬義又云舟楫往來九

州雜易又解

凡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本作鳩音言鳩

雜川谷以導

江河也案九雜猶言九而也城

引一解云經

九度者是也諸說並未得其指使後世

之墨者多以

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

苦爲極

釋文云李云麻曰躄木曰不能如此非禹

之道也不足

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

墨者苦獲已

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

相謂別墨以

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忤之辭

相應以巨子

爲聖人釋文云巨子向崔本作鉅皆願爲之尸冀得

爲其後世至今不泯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

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跼無肢脛無毛相
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
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莊子
天下

篇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

莊子駢
拇篇

閒而做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僂差
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
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鉞也

荀子非十
二篇

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
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
頽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以是
縣天下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

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

之所謹守也

荀子王霸篇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

楊注云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

而不見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

楊注云大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

上同則政令何施也荀子天論篇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

楊注云欲使上下勤力脫無賤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

飾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

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

楊云下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

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

楊云

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由俗謂之道盡味矣

楊云

俗常爲欲味與慊同快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執謂之道盡便

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

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
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
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
上此蔽塞之禍也荀子解蔽篇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
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

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道

本良作梁聖賢羣輔錄有孫氏之儒顧廣圻云卽荀

同今從宋本良梁字通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

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

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

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

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
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
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
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
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
則誣也愚誣之學襍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
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
爲儉而禮之主字舊本脫今據盧文弨願廣所校補儒者破家而葬服
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
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
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禮非子
則學篇
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

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宋本賢右

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淮南子汎論訓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

悅許注云悅易也王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

事王云當云久故背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

水禹身執殽今本誤至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岐

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

擯擣不給挖死陵者葬澤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

閑宋本服生淮南子要略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

日在其後史記孟子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

不可廢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二尺

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

集解徐廣曰一作壩噉

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史記自序司馬

談論六家要指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襄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

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韓愈昌黎集讀墨子右通論

墨家諸子鈎沈第六

劉歆七略諸子十家墨爲第六漢志箸錄六家自

墨子書外史佚遠在周初爲墨學所從出

史佚書漢以後

不傳近馬國翰輯本一卷僅錄左傳周書所載史佚語及遺事數條無由定其爲二篇之佚文合不錄胡非隋巢二子皆墨子弟子田俅與秦惠王同

時似亦逮見墨子者我子則六國時爲墨學者

我子

書漢以後不傳古書亦絕無援引時代或稍後與田俅書惟阮孝

緒七錄尚箸錄唐初已亡

見隋志

隋經籍志唐經籍

藝文志及梁庾仲容子鈔

見意林

及高

馬總意林

僅錄胡非隨巢二家餘並不存而別增纏子一家

則卽漢志儒家董無心之書也至宋崇文總目而

盡亡

惟纏子爲董子宋時尚存崇文總目及宋史藝文志並入儒家

使非墨子本

書具存則九流幾絕其一甚足悖也田球以下四

家之書近世有馬國翰校輯本

田球隨巢書別有仁和勞格本不

及馬本

之詳 檢覈羣書不無遺闕今略爲校補都爲一

篇孤文碎語不足以收其闕悒然田球盛陳符瑞

非墨氏徵實之學與其自對楚王以文害用之論

亦復乖悟或出依託隨巢胡非則多主於明鬼非

鬪與七十一篇之悒若合符契而隨巢之說兼愛

曰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則尤純篤無疵是知
愛無差等之論蓋墨家傳述之末失後人抵巇蹈
瑕遂爲射者之的其本意固不如是也擇而錄之
以見先秦墨家沿流之論或亦網羅放失者所不
廢乎

墨家諸子箸錄

漢書藝文志諸子

尹佚二篇

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俅子三篇

先韓

我子一篇

顏注

引劉向云爲墨子之學

隨巢子六篇

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

墨翟弟子

子七十一篇

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
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

是以右鬼如滄曰右鬼謂信鬼神如杜伯射宣王是
右鬼卽本書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蘇林曰非有命
明鬼三篇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以孝
也如滄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視天下是以上同如滄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
命上同等諸篇故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
志歷序其本意也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阮孝緒七錄子錄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

廣弘明集三

案阮錄久佚其細目弘明集未載以隋志攷之蓋

墨子十五卷月一卷隨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田

俟子一卷

隋志云梁有即據阮錄言之

通爲四帙一十九卷與

都數正合

隋書經籍志子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宋大夫墨翟撰

隨巢子

一卷

巢似墨翟弟子胡

非子一卷

非似墨翟弟子梁有田俅子一卷

右三部合一十七卷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之道，夏禹之行，茅茨不剪，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爲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爲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疎也。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胡非子一卷

右墨家二部凡一

十六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

墨翟

隨巢子

一卷胡非子一卷

右墨家

類三家三部二十七卷

馬總意林

高似孫子略載梁庾仲容子鈔目同

胡非子一卷

墨子十六卷

纏子一卷

隨巢子

一卷

案宋史藝文志墨家唯存墨子一種餘均不著錄

崇文總目以後諸家書錄並同

並詳畢氏篇目考

鄭樵通

志藝文略全錄漢隋唐諸志徒存虛目無關攷證

今並不錄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本列子楊宗篇張湛注及唐柳宗元說以晏子春秋入墨

家與各史志並異亦不足據

隨巢子佚文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

曰聖也

疑當作賢於聖也

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

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爲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

意林一

有疎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

同上 太平御覽四百一引大聖之行五句民作物末二句作

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

憚明而功者

荀子王霸篇楊注爲卬畝田卽卬田

案功疑並當見本書明鬼篇

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

晉書石崇傳自理表

史皇產而能書

北堂書鈔七

禹產於硯石啟生於石

藝文類聚六十一

太平御覽五十一

案淮南子脩務訓云禹生於石

史皇產而能書疑並用隨巢子文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皇甫謐云禹生

石紐硯石疑卽石紐也

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慙

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

生啟

馬驥釋史十二

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

御覽九百五十一案此與本書非攻下同

篇文

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于廟日

夜出晝日不出

劉恕通鑑外紀帝舜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疑兼用二書文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於玄宮

類聚無殛之及后字受作

屬御覽八百八十二無於玄宮三字 有大神人面鳥

海錄碎事引作天命夏禹於玄宮 案此與非攻司祿益

身降而福 御覽八百八十二作富之下篇文略同 司祿益

食而民不飢 司金益富而國家實 御覽 作寶司命益年而

民不天 類聚碎事並無益食而民不飢司金 四字歸

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 御覽無益食二句 四方歸

至神民不違 御覽八百八十二又八百八十二 引至四方歸之 海錄碎事十節引五句

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無方之澤出神馬四

方歸之 瑞 稽

夏桀德衰岱淵沸 御覽 七十

夷羊在牧 史記周本 飛拾滿野 史記周本 天鬼

不願亦不賓滅 同上 案史記周本紀武王曰維天

鹿在牧蜚鴻滿野 天享殷自發未生至於今六十年麋

民三百有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 集解徐廣曰此事

出周書及隨巢子案隱亦云亦見周書及隨巢子頗復脫錯是隨巢子蓋全用彼文而多錯異今無可攷

姬氏之興河出綠圖

書鈔一百五十八

案此

殷滅周人受之河出圓圖也

書鈔九十六

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殷

書鈔一百二十御覽三百四十一案此與本書

非攻篇文同

幽厲之時天旱地坼

御覽八百七十九

幽厲之時美祿山壞天賜玉珎於羿遂以殘其身以

此爲福而禍

御覽八百五

召人以環絕人以珎

書鈔一百二十八御覽六百九十二

胡非子佚文

胡非子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鬪帶劍

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鬪而將

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下云胡非子爲言五勇屈將

子悅服蓋約引意林引無此段御覽四百三十七引無首句作屈將子好勇見胡非刻而問曰聞先生非

鬪士而好勇下二句同刻卽劫之誘胡非子曰吾聞御覽而下無將字馬本依澤史引補胡非子曰吾聞

勇有五等夫

此意林無七字

負長劍赴榛薄析

御覽作折文選注同

豹搏熊罷此

御覽無此字下並同

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

文選注引作罷

此唐人避諱改斬御覽作折蛟龍搏鼉鼉此漁人之

勇也登高陟危

御覽作登鶴御覽立四望顏色不變

此陶缶之勇也

缶御覽作匠案說苑善說篇林旣對齊景公云夫登高臨危而目不踰而

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

以彼校此則御覽是也剽必刺視必殺御覽作若

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以魯爲南境魯公憂之二

日不食

御覽作昔齊桓公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

伐魯無魯公二句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請擊頸以

血濺君矣

意林作曹沫請擊頸以血濺桓公無聞之

二字馬互

桓意林無公懼不知所措御覽無管仲乃

參校補

勸御覽作與之盟而退意林無而夫曹劌匹夫徒步

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

柔疑當爲臬形近而譌

唯無怒一怒而

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

也

太平御覽別引云夫曹劌正夫一怒而卻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意林引作夫曹沫匹夫之士布衣

柔履之人一怒卻萬乘之師

晏嬰正夫一怒而沮崔

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

悅稱善乃解長劔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

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一

七

意林一引無晏嬰以下四十五字文選王子

深淵斷蛟

龍五句

善爲吏者樹其德

北堂書鈔七十七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

藝文類聚十七

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

羿聞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

而教之射

御覽三百四十七

田俅子佚文

黃帝時

稽瑞有常字

有草生於帝

稽瑞無此字

庭階若佞臣入

朝則草

稽瑞有屈而二字

指之名曰屈軼

稽瑞下有草字

是以佞人

不敢進也

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注

稽瑞

少皞生於稚華之渚渚一旦化爲山澤鬱鬱葱葱焉

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二

少昊氏都于曲阜韃韃毛人獻其羽裘

御覽六百九十一

少昊之時赤燕

一雙御覽作白鷺一銜羽

而飛集少昊氏之戶

遺其丹書

藝文類聚九十九
御覽九百二十二

堯爲天子葺茨生于庭爲帝成厯也

文選張平子東
京賦注又張景

陽七命注又王元長三月三日曲
水詩序注又陸佐公新刻漏銘注

昔帝堯之爲天下平也出庖廚爲帝去惡

稽瑞蕙蒲
注引平也

二字
有誤

堯時有獬廌緝其毛爲帝帳

白孔六帖九十八
覽八百九十引有作獲

毛作尾爲上有以字
稽瑞獬豸
注引云堯時獲之緝其皮以爲帳

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珍裘毛出五彩光曜五色

御覽六百
九十四

商湯爲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

湯庭

類聚九
十九

殷湯爲天子白狐九尾

稽
瑞

周武王時倉庭國獻文章騶

稽瑞文犀駭雞注引章騶疑當作犀駭未又說

雞字

纏子佚文

纏子脩墨氏之業以教于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

意林

纏子曰墨家佑鬼神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

論衡福虛篇

案秦穆公事見本書明鬼篇秦今本譌鄭當據此校正九十當作十九本書不誤

桀爲天下酒濁而殺廚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

庖人

太平御覽九百八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

能應意林

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文選

明雜詩李注又陸士衡文賦注又陶淵明辛丑歲

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引並無無心鄙人

也

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

明矣文選班固孟堅荅賓戲注案以

上三條並董子難語今附於後
馬國翰云纏子一卷不詳何人漢隋唐志皆不著

此書之目書亦佚馬總意林始載纏子一卷引其

書二節中言與儒者董無心論難按漢志儒家董

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王充論衡亦載董無心難

纏子天賜秦穆公以年之說文選注引纏子亦載

董無心言蓋本董子之書取爲纏子如孔穿與公

孫龍論惑二耳孔叢子公孫龍兩書並載之類子纏

輯本
序

案漢書藝文志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隋

唐

舊經籍
新藝文

宋諸史志並一卷

並入
儒家

晁公武讀書志

云吳祕注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云董子一卷與

學墨者纏子辯止同兼愛上賢明鬼之非纏子屈

焉是纏子與董子塙爲一帙主墨言之則題纏子

鄭樵通志藝文略以董
子著錄而入墨家則非

主儒言之則題董子無二

書也館閣書目謂纏子屈於董子與意林纏子不

能應之言合則是書自是先秦儒家遺籍入墨家

爲非其實其書明時尙有傳本

見陳第世
善堂書目

今則不

復可得佚文僅存六事不足徵其論難之旨也

永嘉王景義校

校語
續出

漢志墨子書列在爲墨學者我子及隨巢子胡非子
之後其敘錄俱墨家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
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以
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
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其文蓋出別錄然則
詳劉向之意七十一篇之書多弟子所論篡孟荀孔
鮒諸所據以排斥墨氏者抑亦有蔽者增埒之言其
本師之說不盡如是也墨子生當春秋之後戰國之
初憤文勝之極敝欲一切反之質家乃遂以儒爲詬
病其立論不能無偏宕失中故傳其說者益倍譎不
可訓然其哀世變而恤民殷之心宜可諒也南皮張
尚書嘗語紹箕曰荀卿有言矯枉者必過其直諸子

志在救世淺深純駁不同其矯枉而過直一也自非
聖人誰能無過要在學者心知其意斯可矣自太史
公敘六家劉向條九流各以學術名其家獨墨家乃
繫以姓豈非以其博學多方周於世用儒家之匹亞
異夫一曲不該姝姝自悅者與今觀其書務崇儉約
又多名家及兵技巧家言備城門以下二十篇今
云省墨子不言篇數省者別錄有而志省也西漢諸
子多別行本篇數多寡不一觀管子晏子孫卿書錄
可見任宏因楊僕兵錄之舊專輯兵書與劉向所定
著未必一本漢志兵家都數注云省十家二百七十
一篇以兵權謀家省九家二百五十九篇計明鬼非
之則技巧家之墨子僅十二篇疑字有脫誤命往復以申福善禍暴之義與佛氏果報之說同經
上以下四篇兼及幾何算學光學重學則又今泰西
之所以利民用而致富強者也然西人尊思甄事期

於便已適用爲閎侈以自娛樂而已墨子備世之急而勞苦其身又善守禦而非攻而西人逐逐焉惟兼弁之是務其宗旨蓋絕異今西書官私譯潤碑覽日眾況於中國二千年絕學強本節用百家不能廢之書知言君子其惡可過而廢之乎往讀鎮洋畢氏注本申證頗多而疑滯尙未盡釋蓋墨書多引古書古事或出孔子刪修之外其難通一也奇字之古文旁行之異讀譌亂逐竄自漢以來殆已不免加以誦習者稀楮槩俗書重馳性謬無從理董其難通二也文體繁變有專家習用之詞有雅訓簡質之語有名家奧衍之旨有兵法藝術隱曲之文其難通三也江都汪氏中武進張氏惠言皆嘗爲此學勒有成書而傳

本未覩世丈孫仲頌先生旁羅異本博引古書集畢
氏及近代諸儒之說從善匡違增補扁略取許叔重
淮南閒詁之目以署其書太史公曰書缺有閒其軼
乃時時見於他說鄭康成尚書大傳敘曰音聲猶有
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數子
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閒別作章句所謂閒者卽
指音聲之譌誤先後之差舛篆隸之殊失而言彌縫
其閒猶云彌縫其闕也先生此書援聲類以訂誤讀
案文例以逐錯簡推篆籀隸楷之遷變以刊正譌文
發故書雅記之曖昧以疏證軼事其所變易灼然如
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若合符復析許注淮南全
表不可得見以視高誘張湛諸家之書非但不愧之

而已紹箕幸與校字之役既卒業竊喜自此以後孤
學舊文盡人通曉亦淵如先生所云不覺借而識其
末也黃紹箕謹跋